

# 多维视野下的上古音研究

## 引言

### 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必须整合

来国龙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）：我特别关注古文字与上古音研究的整合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量战国楚简出土，这些古文字材料对上古音研究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；反过来，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也会促使古文字释读更加科学缜密。

我们知道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朱德熙、李方桂、李新魁等先生曾多次指出，上古音研究必须利用古文字材料。事实上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（Bernhard Karlgren）在1940年编《汉文典》时，就已注意到了古文字材料对于上古音研究的价值，只是囿于当时的研究水平，古文字材料并未成为他论证的主要依据。而在古文字学界，虽然罗（振玉）王（国维）等古文字学者在古文字研究上与章（太炎）黄（侃）有很大分歧，但在上古音方面，古文字学者大多也还是承续了章黄一路的上古音研究模式，没有关注及引进高本汉等开启的现代语言学的新方法。唐兰早年曾与林语堂讨论古代有无复辅音的问题，但对于复辅音学说，古文字学界大多持保守态度，而林语堂则是受高本汉的启发而着手上古音研究。

古文字学家中唯一一个例外，可能是陈梦家先生。陈先

2017年5月29日上午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38期文研论坛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。本次论坛主题为“多维视野下的上古音研究”，由潘悟云与来国龙担任引言人，与谈人包括郑张尚芳、孟蓬生、王志平、冯蒸、李零、郑伟、王弘治、王为民、叶玉英、张瀚墨、徐刚等。

来国龙介绍，发起本次论坛的契机是他与郑伟、王弘治三人合作翻译白一平（William H. Baxter）、沙加尔（Laurent Sagart）的英语著作《上古汉语新构拟》

（*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*, OUP, 2014），中译本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、香港中华书局分别以简体、繁体中文出版（目前原作者正在校读译稿）。去年，白一平来到北京、上海等地，参加多场演讲、座谈活动，在国内上古音研究圈内引起热烈讨论；本次论坛则期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、推进上古音研究。论坛主题中的所谓“多维视野”，就是从多个角度、用多种材料、以多种方法来研究上古音。《文汇报学人》在此刊发论坛纪要。

生对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新派上古音研究颇为关注，并在他1941年对《汉文典》的书评中做了极有见地的批评。他在其中讨论了三个问题：首先是“上古音”概念的起讫，主要是开始的时间问题；第二，是高本汉基于中古“长安方言”构拟的语言与《诗经》的语言是否为同一种语言；第三则是对高本汉所援引古文字材料的质疑（见《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》，收入《陈梦家学术论文集》）。以前常有人说陈梦家不是古文字学家，说他考释古文字，论据与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，但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。从这篇书评来看，陈梦家对高本汉等新派的上古音研究的批评是中肯的，头脑是比较清醒的，因此他古文字考释结论常常能对，并不是偶然的。

在高本汉、陈梦家的时代，古文字材料以甲骨文金文为主，而近数十年以来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（包括预计明年会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《诗

经》简）预示着，建构“以古文字为骨干的上古音系”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但为了更合理、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新材料和新方法，上古音与古文字的研究者必须“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”，在观念上和学风上有个较大的更新，进一步开发既有材料，同时完善已有方法。现在几乎每年都有新简出版，而许多人都是一窝蜂地简单考释几个字，写些短钉小文，对这些新简的研究就结束了。正如李零先生用过的一个比喻——现在的古文字研究就像猴子吃苹果，咬一口就扔掉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这些古文字材料中有更多的内容是值得、也应该被再开发、再利用的。

### 对白-沙体系的评论

潘悟云（复旦大学语言与文献大数据中心、上海师范大

学中文系）：近年来的出土文献所包含的古文字材料，既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，也对一些传统结论提出了挑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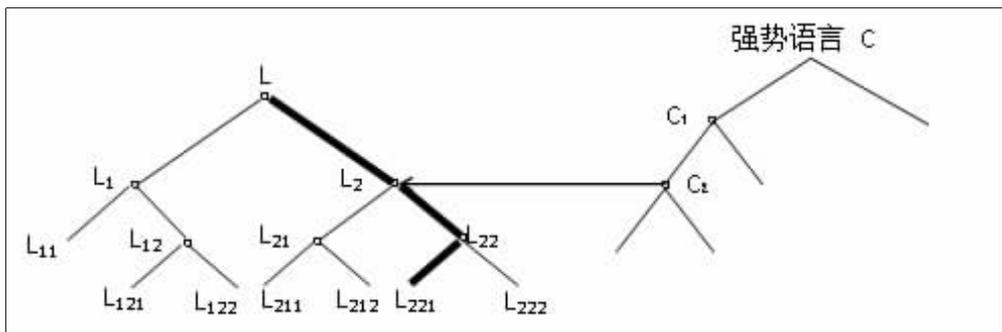
白-沙体系所基于的“假设-演绎”的理论框架再加上“验证”，是一切经验科学的研究范式；整个历史语言学的基石，就是新语法学派的关于音变无例外的假设。在新语法学派的假设下，音变是线性的——一个音段  $p$  在条件  $C$  下，在某一时代毫无例外地变为  $p_1$ 。但我们发现，许多音会发生非线性音变——音  $p$  在相同条件  $C$  下，有的变成  $p_1$ ，有的变成  $p_2$ 。例如，匣母（中古为  $/ɦ/$ ），在《切韵》寒韵合口字的相同语音环境里，会在现代普通话中分化为零声母（完丸皖）和  $/x/$ （桓还缓）。前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，并试图通过“词汇扩散理论”、“竞争性音变”等理论来解释（王士元、潘悟云等）；总之，必须对新语法学派假设进行修正，尤其要重视非线性音变的发生条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白-沙体系的构拟有一些混乱之处，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考虑到非线性音变。

接下来，我想谈谈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新史观。根据谱系说的语言演变模型，每个语言节点有且仅有一个父节点，因此，所有语言节点由下向上构拟，都将到达唯一的一个节点：这是所有语言构拟的理论基础。但在此语言演变模型之上，还可能发生语言接触现象（见左图）。当某个语言节点  $L_2$  由于语言接触发生来自  $C_2$  的

借词时， $L_2$  就有了  $L$ 、 $C_2$  两个来源，我们无法判断某些语言要素来源于原始语言  $L$  还是来源于  $C_2$  的借词，此时必须借由历史层次分析的手段切断  $L_2$  与  $C_2$  之间的连线。各家关于历史层次分析的观点不尽相同，但历史层次分析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切断这类  $L_2$  与  $C_2$  的借词连线。那么，这种切断是否会引起历史比较法方法上的改变，我们是否还能够运用历史比较法？我认为是可以的。例如，日语的汉语吴音大部分是由汉语借过去的，从而能够作为域外方言成为构拟的参考。

然后，我想强调一下三个演绎框架的前提假设。首先是中原雅言的历史承继性，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上古音从夏商周直到秦汉，都是河南一带的雅言语音，语音的发展具有历史承继性。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前提假设，如果此假设不成立，那就意味着上古音研究会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，从而失去历史追溯的可能。其次是关于《切韵》音系的真实性假设。白-沙体系认为，《切韵》是综合音系，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音系；但我还是认同周祖谟先生的观点，即《切韵》是真实的，是7世纪前后金陵、洛下的一种书音。第三是时空限制下谐声现象的内部一致性假设。目前，谐声材料是

（下转3版）➔



每个语言节点有且仅有一个父节点，因此，所有语言节点由下向上构拟，都将到达唯一的一个节点：这是所有语言构拟的理论基础。但在此语言演变模型之上，还可能发生语言接触现象。

策划：

文汇报理部

执行编辑：

李纯一 licy@whb.cn

封面编辑：
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图片：

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（伯2012），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  
关注文汇报学人

